

石岸 著

重新 升起的 月亮

人生真的能够轮回，
我愿意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
将命运交给上苍，
谁知道我脚下的路
又在何方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石岸 著

重

新

升起的

月

亮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升起的月亮/石岸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 - 7 - 201 - 12231 - 1

I. ①重…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103 号

重新升起的月亮

CHONGXIN SHENGQI DE YUELIANG

石 岸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潇文
装帧设计 马晓琴

制版印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时间的镜像

《驳圣伯夫》是法国文学巨匠普鲁斯特生前未完成的遗稿。这部经后人整理而成的文字，似乎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另一个版本。我在2011年初春一个暖意融融的午后，重读了《驳圣伯夫》的部分章节。普鲁斯特一生几乎被疾病缠身。严重的哮喘病更是他终生的梦魇。然而普鲁斯特却对世界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疾病，似乎成了他窥探世界的神秘通道。他从中看到了开花的紫堇、少女、歌者、教堂守门人以及时间。是的，是时间。谁都知道，普鲁斯特用毕生的热情去追忆时间。时间，仍然是《驳圣伯夫》一文中大量频繁出现的字眼。哦，普鲁斯特究竟从雾气蒙蒙的时光中看到了什么？

是时间的镜像吗？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同样陷入时间的泥沼。我甚至在少年时代，就极力想弄清时间的尽头到底隐藏着什么。2007年秋天，我应邀赴某学校讲学。在同学们面前，我提到了时间这个词。也许当时只是泛泛而谈，因为它涉及哲学和宇宙学而过于艰深。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那次讲学却是一次契机。我仿佛如梦初醒，

那种与故友久别重逢的感觉，竟然是如此的强烈。原来时间这头怪兽，早就蛰伏在我的文字之中了。

作家的使命，除了对人生命本真的追问，而对时间真相的探寻似乎更为迫切。这些年来，我无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去构建什么审美体系，我觉得那是评论家们要做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对艺术缺乏认知能力以及它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作家当然要靠作品说话。现在我在这儿如果奢谈作品的质地、密度，似乎有故意卖弄之嫌疑。不说也罢。

早在一九九五年，我曾在一地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时间的篇章》的散文。这不应该算是我写的最好的文字。但是在那里却充满了对时间的敬畏与迷恋。这可能是我对时间探寻的起始之作吧。从此我和时间较上了劲。当然，毕竟我还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跟宇宙相比，真的就是一粒微尘而已。时光之箭终究会刺穿你的生命。“时间开始了。”诗人胡风如是说。在这里，我发现了时间的形而上意义。仿佛一只鸟飞过，在那个过于虚幻的时间节点上，人只是在自己的往事中喘息了那么一会儿，没有谁能够构筑起时间真正的镜像。

我只是从那种镜像中发现了自己，自己的文字，自己的灵魂。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虚像。也许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现实出发，从一撮泥土出发。最初的现实之镜已经破碎或消弭。我们抵达并且看见的，是那种色彩、纹路分明的画面。它们是一种超验的事物。仿若一枚落叶，它能够指出秋天的真相。但是秋天也拯救不了自己。冬天已在召唤。这自然轮转的

自序：时间的镜像

9

法则，就是世间万物的真相。

一切都会随风而逝。

是为序。

2016 年 6 月 1 日于洪泽湖西畔

目 录

看到祖先的身影	1
重返童年	6
逃难或者逃离	12
臆想的往昔	15
冷风掠过往日	26
消失与重现	31
在医院门前	35
在城北行走	39
生命的弧线	43
往 返	47
丝 绸	51
郊 外	54
走 动	57
在故土上回望	60
祖父，祖父	63
一个早上的掠影	96

午后的郊外	100
上午的忧郁之旅	103
重新升起的月亮	107
河岸上的幻景	110
自己的秘境	113
黄昏时的钟声	116
夜间的深处	119
东围外	122
月光下的少年	151
来自内心的声音	154
湖 畔	157
乡村场景（之一）	160
乡村场景（之二）	163
乡村场景（之三）	165
乡村场景（之四）	168
乡村场景（之五）	171
雨水缠绕的爱	174
海之旅	177
街 道	179
小 巷	181
客 厅	183
祖 母	185
草 垛	188

古典情境	190
另一种眺望	192
剧 终	194
倾听河流	197
记忆的链条	199
走向湿地	203
一个梦想诞生的地方	206
遥想泗水王陵	209
追寻纪伯伦	213
异乡的漂泊者	215
过 客	218
时间的篇章	220
鲜花店	223
黄昏时的行走	226
结束或者飘散	229
别人的城市	232
幻化穆墩岛	235
关于一个早上的遐想	238
穿过午后的长廊	240
重现的时光	244
与春天共舞	247
和一本书相遇	249
刀子或者一条河流	253

五台山南路	257
西闸记忆	261
在时光中打捞	265
夏天的两个梦境	273
后 记	276
附录：石岸主要作品年表	279

看到祖先的身影

月光斑驳的丛林深处，我能否看到时光久远的梦境？隔着黑夜和庄稼的双重遮蔽，我能否看到祖先躬身于泥土的身影？这么多年来，我在纸上追寻祖先的踪影，几乎穷尽想象，一而再，再而三地仿若在此岸等待斯人的归来。我曾因在梦中听到祖父细微的喘息而欣喜若狂。一个逼真的画面是窗外的时光快速地流动，漆黑的夜幕倒成了我内心异动的映像。我屏住呼吸，默默等待。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我在心中喃喃自语。

有时候，我凭窗向远处凝视，现实的图景越发加重我对往日的回忆。关于我生之地与故土的渊源，甚而关于我生命之来处。许多秘而不宣的事物都在你可疑的目光中被改变。比如一条河流，我家乡的河。在那年暴涨的洪水中已经面目全非。我家的老屋在那场洪水中轰然倒塌。而我的亲人们却一个个安然无恙。这段往事早已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我是在一场病痛刚刚痊愈时想起来的。我曾经为此询问过我的父母，他们连连摇头，矢口否认。难道是我自己记忆有误？难道在时光中被侵蚀的石头也会变得虚妄不堪？人猝然面对变故，谁能做到面色如水？谁又能

在岁月的长河中不会留下哪怕是细微的印痕？

年少时我相信人在睡梦中能够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那无疑是一场春雨的律动或者是乡村少女抒情的歌唱。及至中年，人生跌宕，命途多舛，命运之神只在我不可触及之处起舞弄影，弹笙吹箫。那种无以复加的沮丧，和一群猴子水中捞月又有什么两样呢？人生种种遭际的可能性，并不是你随意挪动的棋子，或者在百无聊赖的游走中突发奇想。在我们最为庸常的生活中，一切变故均来自我们生命的天空中种种悬疑与映照。

试想一下一个人面对河流时的目光有多么迷茫，再试想一下你从他乡归来时需要面对多少陌生的眼神，和多少不知所然的问询。有多少次我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内心里别样的滋味。种种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世界在无常的变化中你是否能做到安之若素？你是否会指认你从前的居住地，就是这座城市的前身？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亲人们之间的游戏，或者同乡之间的戏谑，也会平地惊雷，陡生变数。决然的对抗，街上毫无来由的骚动，你是否会因目睹人世间太多的纷争而黯然神伤？

那一年，我奔走于城乡之间。在车辆轰鸣、往来穿梭且又狭窄的省道上，在星辰归隐、危机四伏的村道上，我一往无前，种种险情早已抛之脑后。问题在于，我为什么在人生最为关键之时，为一些俗情琐事而往返奔波？难道来自世俗的诱惑远远重要于我对世界的书写？我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是青春的荒芜，而是心灵的质变以及它大面积的溃败。可怕的事情还在于我对此懵然不知，浑然度日。

当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我已于一个清晨看到清澈的阳光穿过我的血液。我再次伫立窗前，凝视远方。当流金一般的阳光覆盖整个大地时，我看到一只白鸟对着一棵柏树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它消失于一个水汽蒸腾的河流的上空。我无法断定它的消失与一条河流是否有关，我更无法断定它与我的祖先是否有关，因为我坚信我的先人们就是从那里涉水而来的。当然，我更不能确定它将在何时归隐于天堂的怀抱。生命的法则对任何事物都是公平的。所有被命运掌控或垂青的事物，也许都在你目光难以企及的远方。时空的莫测变幻，星际的浩渺神秘，也许都是命运随意抛出的一个最为简单的魔方。为什么我时常感到祖先的灵魂并未远离我而去？为什么一种最为神秘的心灵感应却在我身上有着如此强烈的反映？

我常常在午夜时分想起自己生之无奈，理想之悲悯。一个骤然而至的思绪，往往在宁静的夜色中缤纷零乱。但是这往往又是我自己最为迫切的期待。当清醒的现实像白昼那样如约而至，我往往就会无端地悲从中来。我端坐于桌前，像需要一杯清茶一样，期待大师们用一部书中的文字来浸润我，并且为我指点迷津。费尔南多·佩索阿在《第二时间》中写道：“我的四周是玄秘而裸露的宇宙，其内容空空如也，唯与长夜相峙。我在疲倦和无眠之间分裂，达到了我对神秘事物形而上知识给予生理接触的片刻。”当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理性的回望与审察是必需的，但是我们常常力图回避内心的焦虑与惆怅，这是否是缘于这个世界四处流布的谰言与暗算？当我静心阅读佩索阿这样的文字，我能

做到清心寡欲、心如止水吗？人之命运千差万别，瞬间的定格、非理性的呈现，如一匹红马那样来路不明，你将如何面对？

有时候，我莫名地陷入一种悲情之中，那悲情奇诡，突兀，因果倒置，逻辑混乱。就像在午夜突然听到时间久远的回声。那种不祥的预感，仿若梦中猝然响起的敲门声，让你一跃而起，心跳怦怦。

有一次，我甚至于梦中听到我一个表妹在一堆黄土中对我声声呼叫。我看得真切，那是一堆黄土，有点凸起，又与四周的大地浑然一体。几乎是瞬间，我对一座坟墓的联想立刻弥漫于我的脑海。我当然在顷刻间倏然惊醒。狂跳的心脏似乎要让我窒息。怪了，我平时从没想到过这个表妹，她怎么突然会出现在我的梦中呢？难道真的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我惶恐至极，再也无法入睡，一直坐等到天明。这个神秘的梦境我始终不敢告诉任何人，生怕一语成谶。从此，我变得谨言慎行，不与他人纷争，更不会计较自己一城一地的得失。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性情乃至生命，也在悄然中发生着变化。尽管我不能断定这一切是否与那场梦境有关。

那一年，我几乎相信了人生有一种宿命般的轮回。我又回到了生命的原点。那时我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太阳从我故乡的东山头升起。世界有着蝴蝶般的绚丽。我就是踩着那片绚丽的霞光走向成人的。你别以为人在襁褓之中，还无法确定自己的未来命运之走向。那道无形的命运之刻痕，当然只在你浑然不觉中闪现。是与非，对与错，这绝不会像河流那样泾渭分明。人至暮

年，当你能够从容地洞察一些真理时确实晚矣，但这并不能否认你年轻时对真理的追索，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仿若雨后的彩虹那样醒目，那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一年，我于曙光初现时开始，开始我这一天的旅程。各种念想，各种沉思，甚至意外的馈赠、相逢或者伤害，你都要淡定、从容，做到了然于胸，会心一笑，在紧要的时间节点想起天气，开始在意郊外的一棵树，它刚刚种下时的凋零、萧索，而它现在是否根深叶茂，华盖如云？你还要想起农事、饮食、睡眠，年轻时的鲁莽，对爱情的不解与忧郁……

我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想起祖先的。想起他们彼时的劳作、生存和悲欢。我恍然洞明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生之渊源与来处，我写下的诸多文字，皆于冥冥中与他们的身影、呼吸有关。在如此遥远的时光的尽头，我看到他们如此清晰的身影。他们匍匐于那片土地，烈日当头，或者天寒地冻。他们的梦想也许仅仅局限于温饱，局限于来年春天必然到来的饥荒。但是这就够了。他们把自己的梦想延续下来了。我常常在自己的血脉中听到他们奔走脚步声，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如今，我独步于这个世界，游走四方，尽管内心悲悯、脆弱，脆弱的有时不堪一击；尽管各种暗箭是现实赠予你的最好礼物。

午夜再次降临，世界如此寂静。我在窗前永远保持着默然等待的姿势。假如人生真的能够轮回，我愿意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将命运交给上苍，谁知道我脚下的路又在何方呢？

重返童年

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是不存在的，那个河流上覆盖着白雪的冬天也是不存在的。记忆已被时间打碎。时间的粉末已经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淤积隆起。你看到的事物极有可能在真实与虚幻之间闪烁不定。你踏入的河流与你内心里那片潮湿而空茫的世界早已真假莫辨。我们的童年是极其可疑的，可疑的是那片混沌的世界让你无法瞭望。即便我们能够触摸到那片隐约的世界，你也难以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一辆自制的手推车，难道真的承载过我们童年时代的欢声笑语？并且，它是否能够在我们的记忆中时刻隐现？我想，在时间的入口处寻找它的踪迹，可能更具形而上的意味。我是说，在时间具有标志意义的原点上，那个极为隐蔽的入口处，或许在瞬间就突然呈现了，或许又在瞬间就突然消失了。

数年前，一个已嫁往外省的年轻女子突然回来找到我，声称她收藏着一辆来自童年的手推车。她说，有关我和她的故事就从那辆手推车开始。你想看看吗？女人说得很轻松，既诱敌深入，又欲擒故纵。她的眼睛明亮、清澈，好像从那里可以纵马扬鞭，

沿着倒流的时光于瞬间回到童年，回到我和她手牵着手的那种无忌与纯真。

哦，我当然想起来了。在河边松软的沙滩上，那时已经十一岁的我，推着一个只有七八岁、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她清脆的笑声激起了一河的浪花。我抬头看天，湛蓝的天空遥远而清澈。我看到一朵白云被她的笑声震碎，化作缤纷的花瓣，仿佛从遥远的天国中纷纷洒向人间。她突然回过头来看着我，手指着我的头说，哎呀小哥，你的头上怎么落满了梨花？我都闻到梨花的香味了！我不敢肯定那是春天，我更觉得那应该是秋天。因为远处水中的芦花正在传递秋天那种萧瑟的气息。那么秋天的梨花从何而来？是她看错了？还是我突然坠入另一个时空？我摸了摸脑袋，我的头发有些凌乱，但并没有小姑娘言之凿凿的所谓的梨花。我再次抬头看天，天上的云朵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突然起风了，河水从上游汹涌而来，河水很快淹没了我的脚踝，而我的小推车却深陷泥土之中，我们只有弃车而逃。当我们在高高的堤坝上回头张望，小推车早已在浑浊的河水中了无踪影。这就是我和那个女人有关童年的故事？这究竟是事实，还是传说？还有，那辆失踪的小推车怎么又回到了她的手中？我没有勇气向她追问，因为我发现，她似乎有难言之隐。我仿佛深陷在一座没有门窗、密不透气的屋子里。巨大的窒息感阻止了我对童年的回忆。

后来，我借口离开了她。那时，正是夕阳西下，正是秋风初起的时节，她的裙裾被秋风吹动的响声，还在我身后回荡着。我